

RAUM UND VOLK IM WELKTRIEGE

德國作戰計劃

龐士教授著
朱慰儂譯

訓/5868

大時代書局

10494
RAUM UND VOLK IM WELKTRIEGE

by

Pro. EWALD BANSE

德 國 作 戰 計 劃

大 時 代 書 局 出 版

這本書雖最初是在一九三三年出版，可是早已說明了：

荷蘭為什麼會在像五天的短期被侵佔完畢？

德軍為何必先同時攻佔荷比直趨海峽，然後再打巴黎？

從那條路進犯英倫？

為什麼滯遲進攻瑞士？

納粹並不重視日本，並不想理睬它。

怎樣推進閃電戰術？

坦克、飛機和閃電戰的關係。

為什麼至今德國避免與英法作海戰？

你相信松末河應該是德國的天然邊疆嗎？

到底希特勒要在這次戰爭中，把世界地圖塗成什麼顏色？

愛華爾德·龐士(Ewald Banse)是德國1位勃隆衛(Brunsvick)工業專門學校的軍事學教授，爲納粹著名的現代軍略學家。這本書的著述，實際上就是通盤的多面的檢討了第一次歐戰的經驗，而擬議第二次大戰的作戰計劃。

德國在一九一四年的進攻法國，是依據著名的所謂史里芬(Schlieffen Plan)計劃。氏爲德國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的權威軍事思想家。史里芬計劃之所以失敗，其原因顯然遠不祇在乎一九一三年克魯克(Kluck)修正之故。原計劃規定同時侵犯荷比，但克魯克未能侵犯荷蘭。

而龐士的計劃則又是史里芬計劃的更進一層的修正。這一計劃早在一九三三年已問世，以「困厄中的領土和人民」書名出版於德國。該書一冊輾轉落入英國著名出版公司羅威特·迭克孫公司(Messrs. Lorat Dickson Ltd.)。該公司決定將此書出版英譯本，定名爲「德國之備戰」(Germany Prepare for War)。納粹政府聞訊，會想盡方法企圖阻止英譯本的刊行，甚至由政府要求英國外交部干涉此事。羅威特·迭克孫公司且真正受納粹特務人員威脅，恫嚇其不得出版。

現在歐戰展開，一切出乎人們意料的德軍行動，莫不在書中早已預言着。而書中所載尙未實現的步驟，將必是對未來的預述無疑。

這本計劃書，現在已由英法等文字譯出，除單行本外，全世界各國主要雜誌報章，莫不出重價儘先搶登。本文是從英譯本譯出的。

目錄

一 前奏曲

刀與筆——血與鐵

二 德人眼中的荷蘭

荷蘭的攻取——荷蘭的民性——上次大戰中的荷蘭——荷蘭海岸的重要性

三 德人眼中的法國

利於法國的疆界——馬基諾防線——法國的鎖鑰——巴黎——法國的精神——上次大戰中法國的倖勝——海岸競賽的優勝者——慾壑難填的民族

四 德人眼中的比利時

比人的勇敢——比利時的攻取

五 德人眼中的英國

英國歷史的變遷——海上的霸王——地理上的弱點——英格蘭人和蘇格蘭人——民族

的團結性——無軍事天才——對侵略的反應——愛耐爾的地位——橫渡海峽的容易性

六 德人眼中的義大利

義大利在地中海的地位——軍事要點——虛有其表的民性——義大利的北方人——貴族投機取巧的義人——不能算數的援助——義人所獲實友的代價

七 德人眼中的俄國

俄國與英國的對比——日本對俄國的關係——必須鞭撻的民族——福根漢利拿破崙

八 德人眼中的日本

日本的勃起——戰後日本的收穫

九 德人眼中的瑞士

瑞士的地理——德國利於侵略——打開貝爾福的門戶——不能作戰的國家——抨擊同族的日耳曼瑞士人

十 閃電戰

直犯英國——戰爭計劃的失誤——坦克羣是最好的武器——海戰的錯誤——德國海軍的東施效顰——德軍十大錯誤

十一 如何備戰

大戰在歷史上的重要性——注意作戰一切客觀條件——國防學術——國防普通學術

——國防特別學術——希特勒願望的提示——灌輸人民國防學術——

前奏曲

在歷史上和文化上，我們德國人已經到命運的轉換點了。

舒適，虛偽，空論，喝采，和愚蠢的日子已經過去了；現在開始的日子，是受難，

苦想，堅決，和冷酷。

橫在我們面前的，是一個嚴肅的鐵的時代。我們不能再去夢想建築那渺茫的宮殿。

我們應該堅定心腸，從我們的思想上把整個民族轉變過來。

「民族的情感」應該就是自尊心；這在皇室統治的帝國裏也許不需要，而在一個共和國裏，卻是可以炫耀的東西。但是國際的情感卻就是自暴自棄；前者是健全的自尊自大，後者卻是撈起的海綿和衰退的組織。

國際主義者是血統中的私生子，智者中的閹人。世界上偉大人物事業的成功，往往是以國家的疆土為出發點，即使他們的行動，並不以國家為真正目的的話。

刀已經恢復了它原有的地位；筆經過十四年的虛張威勢，現在要沒落了。在日耳曼民族的國家裏，刀放在角落裏生鏽了十四年，筆似乎得了它的好運，而我們卻趨於衰敗的地位。

大、筆當然是好，但刀也是好的，而且常常是更好的，我們要這兩種東西，都受德國人的敬仰。一個人如果受了侮辱，祇有刀才能保護他；倘然他用筆來反抗，不獨是異常可笑，而且他會得到更惡劣的收穫。

這正是過去十四年中，德國，奧國，甚至於盟澤所受到的遭遇。

筆是好的，刀也是好的。但是，刀是更老的武器，最後的武器，也就是決定一切的武器；所以它應該佔有第一位。

我們正站在鐵的時代的大門口。因為我們是站在第三帝國的旗幟之下。

第三帝國的使命，就是要把我們從封建時代和中世紀的束縛中解放出來；讓民族中最好的人來統治，把中歐所有說德語的國家重新在一個旗幟之下團結起來；恢復到最高的精神創造，使世界上的人們都來接受領導。他們對於盎格魯薩克遜機械主義和蘇俄破

壞主義的恐怖，將來總會有一天驚喊哭訴的。

我們需要一個帝國，在這裏面，我們可以自認為德國人，不必怕懼什麼，不必像我現在寫東西的時候這樣的時時中斷。我們相信這個帝國的創造者，早已開始行動了，他已經在敲門了，不，他簡直已經進到城裏了，在我們的當中了。

血與鐵

一個強盛的帝國，決不是由於奸詐，欺騙，不誠實所能創造。它的成功，一定是刀的相擊。我們所理想中的第三帝國——從佛蘭特海岸(Flanders Coast)到拉白(Raab)，從米美爾(Memel)到愛許和隆納(Etsch [adige] and Rhone)——也祇有血和鐵才能造成。在廣大和光明的第三帝國興起於西歐以前，意志，工作，和軍隊必須前進，奮鬥，犧牲！

如果我們要復興文化，要振興實業，要國家能獨立生存，那麼我們的意志，工作和軍隊必須聯合起來，共同奮鬥。這三件東西，今後是不可分的。

在上次大戰中，英國使我們認識以前所從未有的戰爭的本質。戰爭是軍力的角逐以

外，還要加上經濟的對比。將來如果要取得戰爭的勝利，必須筆，鎚，鏢，和刀一致動員才可。所以戰爭不獨是兩國間軍隊的對比，而是兩個哲學和經濟制度的鬭爭。

未來的戰爭，那決定日耳曼人民命運的戰爭，一定要在交戰國的靈魂上奮鬥，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。

靈魂是人類思想行動和結果的出發點。唯有從這個出發點，才能放射出一切力量，控制腦和手，成功和失敗，勇氣和懦弱。

二 德人眼中的荷蘭

荷蘭的攻取

荷蘭是德國領土和日耳曼人民的一部分，但是從一六四八年起，從政治上把這兩者都分割了。荷蘭的領土，是德國西北的天然國防線。她包含着三個部分，一部分是萊茵河上平面的三角洲，一部分是北方內冰河的殘跡，還有一部分是用堤壩從海洋中劃分出來的海底泥沼。她的人民包含着下弗蘭克許，弗里西安和下薩克遜等族，(Lower

Frankish, Frisian and Lower Saxon Races), 他們不用官方規定的薩克遜文和羅薩蘭德文，仍然保持着古代日耳曼的文字。

荷蘭可算是絕對日耳曼化的國家，但是由於法英兩國先後的密謀，硬生生的將這個國家的日耳曼人民和他們的祖宗間築了一道鴻溝，使得她成爲一個渺小的獨立國家，不得不仰英法的鼻息。

除了從幻卡特(Wyrecht)向東北延展有一小部分是石崗，和自南到北的滿佈石南土的沙坵外，荷蘭確是一片平原。西部自海爾特(Helder)至齊蘭(Zeeland)完全是沮洳之地，位在海平線以下；如果洪水氾濫，這一塊地方就不難變爲汪洋了。休特爾·齊(Zuyder Zee)南面的丘陵，是荷蘭東部天然國防線，這一區現在正做着排水的工作。萊茵河下游的兩大支流，易塞河和維區特河(Rivers IJssel and Vecht)平行的向這丘陵地帶流着。維區特是氾濫區的一部分，很多的礮壘作爲它的屏蔽，這些礮壘一羣一羣的環繞着烏特萊克。至於荷蘭的南部，則以萊區，華爾和繆斯三河(Rivers Lech, Waal and Meuse)構成了相當強固的天然防線。但是無論如何，荷蘭如果要保持她的主要國

士，就是那居有大部分的人民，幾乎包括了全部的大城市和經濟中心的地方，她的陸軍必須被迫作極大的後撤。

荷蘭的民性

荷蘭的民性是輕鬆而厭戰，假使立刻得不到有力外援，對她的攻擊將不會遭遇堅強的抵抗，她的政府至多亦不過提出正式抗議而已。

荷蘭海岸最容易受到攻擊的地方，是在齊蘭省，這地方本是以人力變滄海為桑田的一羣島嶼，所以從海上來攻，可以長驅直入；同時，因為鄰接比利時的邊境和安特衛普（Antwerp）的礮臺，更容易受到威脅。北部和南部沿海的地方——荷蘭主要的部分，則以不可擊破的沙崗，作為防禦的城牆。休特爾·齊的海岸和在西弗里西亞（West Frisia）羣島後面的水道因為水淺的關係，所以也較難攻入。

荷蘭人民的氣質並不齊整，因為荷蘭人民和荷蘭民族根本是不存在的。北部的人民是具有弗里西安人遺傳的習慣，中東部則為下薩克遜人，南部則為弗蘭克人，西部則為荷蘭人（Hollander），也就是下弗蘭人和弗里西安人的合種。荷蘭人民主要的部分，就

從這些人種所組成。自軍事眼光看，荷蘭人這些秉性，是極其重要的。

荷蘭人擅長貿易，多半是腰纏累累，惟恐失掉他們的幾乎近於不勞而獲的利益。他們所經營的，無論是家畜、電燈泡、殖民地的進口，或者是爪哇的產品，他們是自始至終由一手去包辦。他們所追求的，是最大的利益，是舒適的生活。財富和安樂是他們的鵠的，所以他們是膽小畏怯，憎恨任何人威脅攫奪他們的利益。他們憂懼着東方的領土將會失去。這塊領土對於他們委實太大了，全部的開發，是他們能力所不能做到的。一旦他們的安全發生危險，敵人要想攫奪他們的財富，現在這些荷蘭人再也不是一六〇〇年時代的英雄了。因為，他們是商人，是和平主義的信徒。

上次大戰中的荷蘭

荷蘭出產的小麥，不够自己的需要，而且她又不能創設軍火工業；不過牛油乳酪的出產，是十分的豐富，所以爲了技術上的原因，就是一個短短的戰爭，荷蘭也是不能够支持的。上次大戰時，荷蘭爲了保持她的中立，曾經煞費苦心，幸能如願以償，這自然要感謝英德兩國努力自制的功夫。

當戰事爆發的時候，繆斯實爲荷蘭戰略上最大的弱點，它對着列日 (Liege) 和愛克斯·拉·沙貝爾 (Aix-la-chapelle)，是凸出的形勢；後者緊扼着德國在荷蘭邊界和凡恩丘陵地帶 (Venn Hills) 間右翼的咽喉，使對比利時的列日要塞的攻擊成爲必要。所以要有有效的保衛比法兩國對抗德國侵犯的軍隊，繆斯當然佔着極重要的地位。即使德國在任何環境下願意尊重荷蘭中立，英國也不免加以破壞的。

在一九一七年夏季，英國被無限制潛艇政策所困，她似乎老早就企圖在華爾區倫島 (Island of Walcheren) 或鄰近荷蘭的佛蘭特爾的海岸 (Dutch Flanders) 登陸，藉以摧毀我們在海峽活動的潛艇根據地；並且如果可能的話，配合了彼時西線的劇烈攻勢，她意思一舉而擊破在比利時德國陸軍的右翼。英國能於十二小時內，完成一萬五千人的登陸；從華爾區倫或大陸上，她能够利用遠射程大礮摧毀我們在齊伯魯基 (Zeebrugge) 的潛艇根據地。

如果英國破壞荷蘭中立，而荷蘭仍處於被動的地位，我們已準備好了兩師步兵一師騎兵，卽世所聞名的「根德隊」 (Ghent Group) 來應付這個危險。如果荷蘭因爲保全她

的必須依存英國的屬領，而加入了協約國，我們的「根德隊」更有來自東方的兩隊陸軍後援。這一枝部隊，從繆斯河兩岸都可以侵入荷蘭。英國的侵荷並不成爲事實；即使她如此做，德國顯然可以盡力阻止英國在荷蘭西南角得到一個立足點，因為這要壓迫我們右翼的提前撤退。英國當然要懷疑她沒有充足的實力來完成這一個巨業；而當她想到一八〇九年佔領華區倫島和南比夫蘭(South Beveland)以威脅在法人手中的安特衛普的故事，更要追悔不置了；雖然這一個企圖卻是偶然的未能成功。

荷蘭海岸的重要性

說到德國軍隊在英國登陸問題，荷蘭的海岸當然要算是重要的根據。英國的海岸自赫爾(Hull)至太晤士(Thames)都受到荷蘭海岸的威脅，軍隊可於極短時間內完成渡海的工作。從夫勒新(Flushing)到馬蓋特(Margate)僅需五小時；從荷克(Hook)到哈維區(Harwich)僅需七小時，從赫爾特(Helder)到大雅茅斯(Great Yarmouth)亦僅需七小時。所以部隊駐在船上根本不用考慮到舒適問題。

爲什麼上次大戰不這樣做呢？爲了尊重荷蘭的中立，我們所得的是什麼？

我們似乎犯了心理上的錯誤，因為進軍比利時，我們受了嚴重的譴責，所以對於破壞荷蘭中立，只好猶豫不前了。

但是如果德國能够有了實際利益的收穫，世界的憤怒，恐怕也不見得怎樣的加大，譬如：避免了在列日陣線上的損失，右翼有了更快的進展，立刻佔領了幻卡特、亞姆斯特丹和鹿特丹（Rotterdam）間荷蘭的心臟部分，這都是實際的利益。因此安特衛普可以很快的失陷，侵略比利時將證爲極其容易，比國的陸軍將不免被俘。依塞爾水閘（Yser Pass）絕不會開放，我們的右翼將直衝到瀕於海峽區的各港。最後，英國感到來自荷比海岸進攻的危險，她必須以大量的陸軍留在國內以資防守，而不敢再遣部隊到西線去了。

在上次大戰前或在大戰中，我們顯然的未曾完全想到關於荷蘭的軍事問題。其所以如此者，因為我們大部的兵力用到次要的任務，千百艘船隻困處港中，所以，我們的人力和船隻都感到缺乏，這當然是不可忽視的事實。